

芝翁高拜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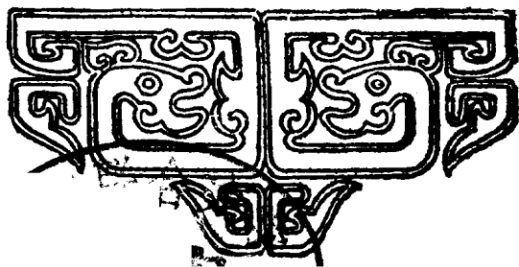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三
版

第九集

古春風樓瑣記

第 九 集 · 高 拜 石 遺 著



台 海 新 生 印 行

古春風樓瑣記

〔集九第〕

著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六十七

年

十月

八日

年

九月

三

日

再四

版

（海外郵費另計）

六十七年新美港裝台
八十本幣金幣
年全三八五
月集千十百
三訂元元元
十價整整整
日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九集)

何成濬生平·····	三
閒談政壇二「雪」·····	四七
馬君武的真性情·····	五三
國父北上暨在平療病經過·····	八一
陸仲安秋室研經圖·····	九四
陸仲安與胡適之病·····	九八
郭人漳參加革命始末·····	一〇一
郭人漳附袁與反袁·····	一八
胡展堂先生別傳·····	一二二
隋齋老人二三事·····	一三九
同盟會女傑方君瑛·····	一五八

胡展堂病逝顯園.....	一八〇
葉競生數奇命舛.....	一九二
鍾明光屠龍遺恨.....	二〇七
胡展堂三哭古湘芹.....	二一一
陳協之棠梨之戀.....	二二一
汪精衛受病環肥.....	二二六
吳大頭棋差一着.....	二四六
陳炯明之叛.....	二六六
賀耀祖魂黯燕郊.....	三〇六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九集)

何成濬生平.....	三
閒談政壇二「雪」.....	四七
馬君武的眞性情.....	五三
國父北上暨在平療病經過.....	八一
陸仲安秋室研經圖.....	九四
陸仲安與胡適之病.....	九八
郭人漳參加革命始末.....	一〇一
郭人漳附袁與反袁.....	一一八
胡展堂先生別傳.....	一二二
隋齋老人二三事.....	一三九
同盟會女傑方君瑛.....	一五八

胡展堂病逝顯園.....	一八〇
葉競生數奇命舛.....	一九二
鍾明光屠龍遺恨.....	二〇七
胡展堂三哭古湘芹.....	二一一
陳協之棠梨之戀.....	二二一
汪精衛受病環肥.....	二二六
吳大頭棋差一着.....	二四六
陳炯明之叛.....	二六六
賀耀祖魂黯燕郊.....	三〇六

何成濬生平

這是一個陰黯的暮春下午。中心診所××號特等房的病床上，躺着一個八十歲的老人，神識昏沉地進入彌留狀態，醫師給他安上的氧氣筒裏，不時起着微弱的泡沫。床前站着許多故舊親友們，各帶着悲愴的神情，或悼惜的嘆息，看着這老人走完他人生的途程，終於「咯」了一聲，便人天永隔了。這老人便是三楚耆英，黨國元老，與陳調元雪軒，劉鎮華雪亞，同稱「政界三雪」的何成濬雪竹先生也。蓋棺論定，他對黨國偉大的貢獻，實有足述者。

雪老是湖北隨縣人，家世贍裕，自幼過着很好的生活，祇是生當滿清末造，那時國內外情勢，如史家所述之「女后驕侈，樞臣頑劣，怯倣而不知變，計拙而不知改，割膏腴要害之地而不惜，竭百姓膏血而不顧，但求保其尊榮佚樂，罔恤亡國滅種。」……有志氣的青年人，對於國事，豈有不關心的？他在十四歲那年，便赴武昌報考新設的武備學堂，却因年齡不夠，體格瘦弱，沒有錄取，快快而歸。十九歲，考取本縣案首，進了秀才，學使蔣式縈把他保送到省城經心書院肄業，不久，廢科舉，興學校，經心書院與兩湖書院合併爲兩湖大學堂

，兩省英才，薈萃一堂，新潮澎湃，同學中多數主張革命排滿，黃克強即其中之一。那時克強名黃軫號匱午，原在兩湖書院肄業，奉派留日習師範，因曾秘密回國參加唐才常等萍瀏之役失敗，又再東渡，被清吏察覺，把他電召回鄂，指定居住兩湖大學，實等於監視。黃在校中，每和同學縱談國事，並藉着機會灌輸革命主義，提倡尚武精神。年餘之後，兩湖大學改組，同學多赴日本留學，何與黃也先後東渡。黃克強勸他習陸軍，遂進振武學校。

這時，湖北學生如吳祿貞、戢翼翬、劉成禺、程家樞、藍天蔚、萬聲揚、李書城、但懋辛等，都在日本，辦有「湖北學生界」月刊，（後改『漢聲』）以世界知識及民族主義，喚起學界覺醒，戢程最先傾向。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黃克強在日和兩湖學生時常晤談，一九〇五年（光緒乙巳）同盟會建立，克強便介紹何雪竹加盟，當時何和同學孔庚、耿觀文、朱綬光、李俊、王家駒、劉一清、蔣作賓、徐家瑢、周斌、雷壽榮、范熙績、陳裕時、黃愷元，及河北楊曾蔚、姜登選、陳之驥、劉炳初、山西閻錫山、溫壽泉、何澄、江西李烈鈞、俞應麓、彭程萬，雲南李根源、殷承瓚、羅佩金、葉荃，浙江黃郛、王凱成，湖南趙恒惕、程潛、仇亮，河南曾昭文，福建王孝縝，陝西張鳳翽，四川尹昌衡等，分組革命團體，名稱有「丈夫團」「革命本團」「死友」三種，成爲同盟會內軍人核心特別組織。

何雪竹在振武學校畢業後，卽往名古屋軍隊中實習，時中山先生已赴美，克強先生也返國進行革命工作，半年後得李書城函，轉述克強殷殷屬望之意，略謂革命應不忘讀書，軍事學識尤應更求深造，將來對國家始有更大貢獻，雪竹深爲感動，乃進入士官學校第五期深造。到學成歸國時，士官同學前輩吳祿貞，正充延吉邊防督辦，王遇甲第四鎮統制，藍天蔚爲駐奉之新軍協統，應龍翔爲駐豫之新軍協統，易廼謙爲高級參謀，都是鄂籍健者，其中有雄才大略者，首推祿貞，在日時何和吳極相得，頗擬往投，只因當時留學生任用之權，操於各省督撫，何雪竹是鄂籍官費生，由鄂省當局指定在湖北督練公所服務。

宣統二年庚戌，吳祿貞由練兵處監督，輾轉升調第六鎮統制，駐紮保定，何正擬去電自薦，而吳邀約之電已至，因請假前往。六鎮本屬袁世凱嫡系，原由段祺瑞統率，與軍部亦有結納。祿貞接統後，想刷新所屬，最先把協統周符麟撤職了，要保李書城接充，而陸軍部改派吳鴻昌，祿貞再請撤第二十三標標統吳金彪，保何雪竹接充，而又因吳金彪爲淮軍舊人，陸軍部不准。祿貞憤極，據理力爭，時易廼謙已任軍制司長，經他轉圜，遂把雪竹派在軍制司蒐簡科任科員。祿貞以陸軍部爲軍事最高機關，多一同志任職其間，也是好的，遂囑雪竹到北京任職。辛亥三二九之役，陸軍部接張鳴岐告變之電，蒐簡科科长蔣作賓，讀至「匪

徒圍攻督署，正調兵圍剿」，及「匪首黃興當場擊斃」等句，司員數十人，半屬同志，多有流淚的。接第二次來電，報告黨人死事姓名，知黃並未及於難，才又私相慶慰。

辛亥秋間，陸軍方忙於「永平秋操」，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清廷驚惶失措，廿日，軍機處開緊急會議，決定陸軍大臣蔭昌（午橋）爲統軍大臣，易廼謙爲參謀長，派何雪竹爲一等參謀。當晚蔭昌召見他，說：「現在正舉行秋操，抽調大兵，還得要相當時日，本人不能卽時出發，你是湖北人，可先帶李偉章、馬繼增兩標先去。」何辭以責任太重，兵力太單，請先指示機宜，以免臨事有失。蔭昌遲疑了半響，便說「這樣，你帶了兩標打前站，第一要保住黃河鐵橋，如黃河鐵橋無事，便進一步扼守武勝關，果如守得住武勝關，其他方面，我再分派別人去擔任了。」雪竹聽了下甚爲喜慰，因爲單把武勝關守住，則鄂省方面革命軍便可從容設防了。於是當晚便率了第一鎮第一標，及第六鎮第廿四標，乘京漢車南下，過黃河鐵橋，抵武勝關，一路平安無事。

辛亥八月廿一日下午，何雪竹所帶兩標人馬，開抵黃陂縣屬的祁家灣，在附近覓地宿營，並面諭李偉章馬繼增兩標統：靜候蔭大臣的命令，再定進止，在未得命令前，不許妄動。這祁家灣，距離漢口，僅八九十里，清方有戰艦五艘泊劉家廟，由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鄂

督瑞澂（幸儒）躲在楚豫艦上，第八鎮統制張彪也和瑞澂在一起，聽見何帶兩標先到，即派中軍官李澤湘來迎，雪老便和瑞張二人在薩鎮冰所乘的旗艦海圻上見面。首先，瑞問帶有多少兵來？何答：僅有兩標。瑞一楞，頗表着失望，但却強作鎮定，說：「有兩標生力軍，也還勉強够了，說起武昌方面，革命黨本屬烏合之衆，呼嘯而起，一切茫無頭緒，現在他們雖擁黎元洪做都督，黎還不敢答應，譚變軍隊不過工程營一小部份，其餘步兵第卅二標，砲兵第八標，以及騎兵營輜重營，都還是在觀望，老兄如帶了這兩標勁旅，由薩提督派兵船掩護着，自陽羅地方渡江猛攻，平定亂黨，猶如反掌的。」雪竹答：「孤軍深入，本爲兵家所忌，出發之時，督師大臣已有切囑，不敢違令渡江進攻。」瑞澂道：「這點老兄却不必顧慮，一切責任由兄弟來負好了。」雪竹還未答話，薩鎮冰在旁也不敢插嘴，那張彪却結結巴巴地極力慫恿渡江進攻，並極言武昌城內軍隊，多數未變。雪老見這丫姑爺居然有這嘴臉，便正色對張道：「既是張統制知道武昌之兵多數未變，何以不留在武昌指揮定亂，而離開汎地，避到兵艦來呢？」張彪不意遭此反辱相譏，臉孔漲成紫色，瑞澂却仍端着官架子，把兩撇鬚子一抹，面帶怒容朗聲道：「老兄果然不肯渡江，兄弟只好電告蔭大臣了，那時只怕老兄逃不了畏葸不前，貽誤戎機之咎的！」雪竹說：「這個但憑幸帥便了，本人所奉的是蔭督師大

臣的命令，蔭大臣叫怎麼辦便怎麼辦，其他便非所敢聞知了。」說罷，便告辭下船，回到祁家灣車站，即用急電報告給蔭昌，「革命軍聲勢浩大，所率兩標兵力單薄，不敢輕進，瑞督責難嚴苛，請示如何處置。」

電發之後，第二早，微服到漢口，遍訪故舊，多以移址，記起以前在督練公所時，曾和一班同志往來於范明山廬及某客棧，前往找尋，亦均不遇，而一江之隔，無法與武昌方面通消息，至爲悵惘，晚回祁家灣，蔭昌覆電已到，囑仍按原定計劃辦理。有此一電，雪竹頓兵保障義軍之計已遂，儘可不理瑞張的囉嗦了。因爲當時武昌軍心未固，如臨以節制之師，必不能守，革命大業，或將墮於垂成的。

過了十餘日，蔭昌督同前敵軍統馮國璋，率了第二鎮統制馬龍標，協統王占元、鮑貴卿、李純、陳光遠等部隊，陸續南下，河南巡撫賈芬，也派張錫元帶兵三營援鄂，與張彪殘餘隊伍會合。這時革命軍已渡江布防。蔭昌命王占元帶同第二鎮第三協全部，及砲兵一標，進攻漢口。這王占元便乘火車一列前進，既不搜索，又無警戒，車過三道橋，被革命軍埋伏稻田裡的百餘人及鐵路工人多名，起而毀路，頃刻毀了十餘丈，清軍將至劉家廟，加速火力而進，革命軍砲隊齊放，車頭被毀，清軍慌亂，有跳車逃走的，有高呼後退的，司機爲清兵所

迫，對火車倒開，因路軌破壞，轟的一聲，列車盡倒，革命軍躍出圍攻，清軍狼狽奔竄，死傷四五百人，王占元幾爲所擒，幸薩鎮冰發砲救援，才免全軍覆沒。王惱羞成怒，在附近捕去農民數十人，誣爲革命軍偵探，押解到總部參謀處，一面報請軍法處法辦。軍法處遂向參謀處提人，參謀長易廼謙交何雪竹照辦，而這些農民，早由雪竹把他們放了，易恐軍法處報告蔭昌，必不答應，果然蔭昌追究起責任，召雪竹到部厲聲詰責，雪竹說：「王協統臨陣敗退，不自引咎，而遷怒到老百姓，誣爲亂黨，這豈是應該的？」蔭昌聽了默然，揮手命退，但怒氣不息，之後，憲兵營長張堃便時常注意到雪老了。

那前敵軍之馮國璋部隊，反較蔭昌後到。因爲老馮過彰德時，袁世凱授以「慢慢走，等等看」六字要訣，所以慢吞吞地。王占元出師不利，蔭昌深感「尾大不掉」，只好頓兵黃陂孝感間，不敢前進，武昌革命軍乃得從容布置，且因各地紛紛響應，革命聲勢日張，蔭昌急得滿頭大汗，清廷也慌了手脚，慶親王奕劻乘機入奏：「請起用袁世凱」，攝政王載灃只好照准，解除蔭昌督師職，第一軍交馮國璋總統，第二軍由段祺瑞總統，命袁以欽差大臣節制水陸各軍。馮聽到消息，便對軍頭們喊着：「袁宮保出山了，咱們得好好地替他捧一場！」發動牛勁，猛攻漢口，革命軍勢不能敵，漢口漢陽先後失守。

蔭昌見袁復出，便請准回京，何雪竹當時擬以返里省親爲詞，向參謀長易廼謙請假，話方出口，易突然變色，把他拉到後面，附耳道：「雪竹，我們是老朋友啦！湖北這時遍地動亂，你這時請假回鄉，不就等於明白告訴人家你要參加革命軍啦嗎？那張堃時刻在偵你動靜，你不是不曉得，這不是自找麻煩？你惟一辦法就是跟着我們一起北返，再作計議。……」雪竹恍然，遂和易等隨同蔭昌北行。

到了北京之後，雪竹仍回到陸軍部，蔣作賓告訴他吳祿貞已由清廷授以山西巡撫，藍天蔚在灤州，與駐石家莊的吳部第六部息息相關，傳吳曾單騎入娘子關與閻錫山見面，必有動作，你從南方回來，何不到那邊看看？雪竹也認爲吳如以六鎮兵力聯合廿鎮及山西民軍，三路併舉，北方局面不難一鼓而平，再分出一部兵力，以廿鎮截斷京奉、津浦交通，六鎮截斷京漢交通，局面便大定了。因此依着蔣作賓的話，決定自行投效。正在摒擋行裝，有從石家莊來的，對雪竹透個消息，說吳已發表他做參謀長，因通信困難，希望即時前往。雪竹聽了好不高興，不料到車站時，到石家莊的班車不開，不賣車票，在車站守候了一整天，還是停止售票，正疑訝間，車站裡報童，叫賣『號外』，買了一份來看，吳祿貞於九月十七日在正太車站被人刺殺了，才廢然返寓。

原來當蔭昌督師南下時，吳祿貞自請隨行，清廷對這曾出身的湖北佬，早懷疑懼，表面嘉獎他，暗令蔭昌提防，吳也乖覺，因也徐徐其行。當馮軍縱火焚燒漢口時，吳電劾馮殃民，並在石家莊截留南下輜重。張紹曾藍天蔚在灤州威脅清廷，清廷勉強裝做對吳倚重神氣，派吳到灤宣撫，吳認為正合其意，對革命可作桴鼓之應，所以在灤州曾發表了一次煽動性的演說。吳張藍的目的是在革清廷之命，却不道無形中反而助長袁世凱掠奪政權。袁世凱要留着北方做他取得政權的資本，怎能讓這條「飛天蜈蚣」？第六鎮本袁舊部，周符麟撤去協統之後，馬蕙田還擔任統制的衛隊長，袁便指使周馬二人，對吳下手。（據傳周謀刺吳時，曾向段祺瑞表露過，段不贊成，但不敢抗袁之命，以後段長陸軍，對周始終不睬。）這是馮國璋攻下漢口後之第四日，袁世凱赴前線後之第八日。而吳祿貞本身也過於恃才大意，在被刺前一日，有人向他密告，請他加意防範，他不介意；未死前數小時，祿貞忽感到心煩之極，有人勸他到閭錫山處，他認為閭已定日來會，怎好自往？遂遭了周馬之害。其後有說是良弼所爲，談起這件事，分析當時情勢，認為良弼固對吳嫉忌，蛛絲馬跡實際而是袁系所爲，良弼死後，無可對證，因放此空氣以移禍消聽的。

吳祿貞之死，一般人說清廷因武昌首義，切齒於湖北人，藍天蔚認為此地不可再留而南

下了，雪竹亦即離京赴津，搭了海船赴滬，這時黃克強已由漢返滬，雪竹到南海會館和黃見面，黃說：「雪竹，來得正好，現在臨時中央政府決議設南京，得先去預備一下，我親函徐固卿（紹楨）介紹同你商洽應辦事項，如何？」雪竹便持了克強的函件，即日搭車前往。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克強先生任陸軍總部長，雪老任陸軍部副官長。克強先生贊佐中山先生統籌全局，部務多委交雪竹裁決。南北和議告成，政府北移，南京設留守府，由克強先生任留守，因須親護中山先生赴滬，留守府組織事宜，也交由雪竹辦理。其時，駐在南京之贛軍忽鬧餉譁變，雪竹指揮若定，親調郊外駐軍王芝祥部入城戡定，一面電黃留守請回京鎮懾。袁世凱取得政權之後，最不放心的便是對黃，故南京留守府成立不及三個月，便藉口經費而裁撤了。革命黨人原無意於做官，克強毅然卸職回湘，雪竹也回去湖北休息。

元年九月，袁世凱授中山先生以籌劃全國鐵路的全權，十二月廿八日任黃興爲川粵漢鐵路督辦，孫黃二公總是待人以誠，因此黃便函告雪竹，請他充任駐京代表，負責和各方聯絡，同時對國會中國民黨籍的議員，隨時聯繫。雪竹入京後，持黃函去見袁世凱，袁堆着滿臉的笑容，和雪竹手握得緊緊的，三句兩句便來着呵呵大笑，一派老奸巨猾的形相，直給他笑